

野叟曝言

第八十八回 医怪病青面消磨 受奇荣白衣发达

东宫垂泪，拱立说道：“寡人止一幼子，忽生赤游丹毒，因恐衰渎先生，故但命太医治之，此刻腹胀气喘，竟垂危矣。寡人艰于得子，故圣父圣母俱钟爱此子非常。圣躬初愈，倘闻凶信，必致反复。寡人此时心胆俱裂，正妃欲屈先生一视，不知可否？”素臣道：“丹毒入腹，法在不治，但宁治而不效，毋弃而不治，臣愿急请一视。”东宫大喜，忙陪素臣进去，见一未满周岁的王子，仰卧蕲簟之上，毒已入腹，肚皮发胀，气喘目定，命在顷刻。东宫见此光景，知己无用，泪如泉涌。素臣用指推脐，见脐尚未硬，因道：“快取三钱川连、七个核桃，煎浓灌服；另煎甘草汤，于丹上洗拭，一面速觅陈胞衣水来。”东宫令宫监宫女依言速办，留素臣同坐于侧监看灌治之事。须臾，药已煎好，依法灌洗，谁想药超入口，不能下咽，盘出口角，挂下颈边。东宫不觉出声哭泣，张娘娘在屏内也不禁呜呜而泣。素臣命宫女将王子头略侧转，流去口内之药，再超热药入口，丹上不住的洗拭，如此三次，已咽药一口入喉。东宫惊异。宫女即忙超药，素臣止住，看着入喉之药已进胃脘，复令超药入口，如此一匙一匙的灌，有顿饭时，王子忽然哭出一声，眼睛转动，喘息稍舒，素臣大喜道：“殿下恭喜，王子可生矣！”一面令宫女暂停灌药，恐致呛吐。东宫及正妃奉素臣如神

明，闻可生之言，都不觉破涕为笑。怀恩说有胞水，素臣忙令宫女撤去甘草汤，将胞水拭上，复灌药数次，约尽八分，胞水拂拭至五十度，看那王子腹胀已消，气息调匀，面色红活，与前大异。素臣令停了药，俟其欲乳，以乳与饮，但不可多，与丹上则仍用胞水缓缓拭之。说毕辞出，东宫亦随素臣而出，深揖致谢道：“方才喘息之状，命已临危，若非先生，无论寡人有丧明之戚，只这凶信一入宫去，岂不惊坏了圣父圣母？皇上久病乍痊，更难当此逆境。先生之功，宁有涯涘哉！”素臣顿首谦让。洪文知王子更生，亦顿首称贺。东宫喜极，命重设酒果为通宵之宴，令怀恩取过文房四宝，问素臣母兄妻妾姓名履历、生年月日、一一写出。写到三妾来历，东宫道：“岂止坐怀不乱，更胜柳下之和矣。先生与东方旭亦有亲谊，此人亦佳士也。”写到新生四子，东宫举手加额道：“先生止一妻三妾，而一句之中连举丈夫子者四，此旷世麟祥也。先生神于岐黄，必有种子奇方，不识可赐教否？”素臣道：“臣虽略谙医理，无病从不敢服药；即平常小恙，亦止避风寒、节饮食、省勤劳，待其正气自充以祛之，而不敢骤服药饵。举此四子者，乃会逢其适耳。臣闻寡欲多男，故于妻妾间，按其经期每月止同房一次，此外实无种子之方也。”东宫连连点头道：“此即种子奇方，寡人当书之于心。”

须臾天明，宫女出报：“王子连日乳不下咽，呻吟啼哭，方才已食乳安睡矣。”东宫大喜，命内监取大杯斟满，亲手立奉三爵，复请入视。素臣略看一眼即道：“今日仍用前药煎浓，但只须服十分之二，丹上仍以胞水洗拭，以红色退至九分为度，大约明日即可全愈矣。”东宫执手囁嚅：

“先生即治痊圣父之病，复救活此儿之命，寡人之父子俱受先生大恩，将何以为报也！古人云：既得陇复望蜀。寡人今日真有无厌之求，因侧妃真氏得一怪病，太医屡药不效，其怪愈甚。不敢褻越先生援故连日未曾启齿，今见先生手到病除，此妃兼与先生有戚，平日敬先生如神明，正妃又为代求，不识可屈先生一诊否？”素臣惶恐道：“殿下之命，臣何敢不承，敢劳如此郑重？但说娘娘与臣有戚，臣实未知。”东宫道：“不特与先生有戚，并曾见过先生。”素臣益加惊愕。东宫道：“侧妃乃靳直所进，寡人本忌而远之，后因正妃屡荐其贤，始行召幸。后察其忠诚，嘉其敏惠，遂历晋至侧妃。彼曾与贵戚刘氏结为姊妹，情胜同胞。后经刘氏奏出，曾许先生为妾。寡人于所藏名臣头子中检出先生面像令刘氏认识，侧妃当即奏称于靳宅后门遇见先生，必为寻访刘氏之故。故云与先生有戚，且识先生也。”素臣方知那年在靳监后门见一垂髻女子有大贵之相者，即现在侧妃鸾音，把一肚疑心方始消释。因至鸾音宫中，素臣诊脉后问道：“殿下所云怪病，莫非妃娘娘身之左右有一青面凶形、一白面善形之鬼，凶形者长大可畏，善形者瘦小可怜乎？”东宫咋舌惊叹道：“先生之神乃至于此乎！请问是何邪祟？可驱除否？”素臣道：“身左青面之形乃肝之神，身右白面之形乃肺之神。此因病嗽伤肺，太医误用泻白散，肺气益虚，肝木无制，下克脾土，故病微咳，不能饮食。而肝肺两神见形，肝色青无制故凶，而长大可畏；肺色白气衰故善，而瘦小可怜。非邪祟也，何用驱除？只消补肺实脾，肺补则自能制木，脾实则不受木克，兼可生金。青面之形，凶者渐善，长大者渐瘦；白面之形，善者渐凶，瘦小者渐长大，两形将

至相等即俱不见，病亦痊愈，可勿药矣。”东宫大喜道：“侧妃自得此病即羞恚欲死，寡人亦深自怨艾，谓德不足以胜邪，今得先生明之，不特为侧妃愈病，兼且为之表心，寡人亦且少免惭责，何快如之！”素臣开出两方，一补肺，一实脾，先用两剂煎剂，次即以作丸料，东宫看过，立命内监爆制，忙忙的过宫问安去了。

怀恩奏过东宫，回听素臣讲解。适素臣把戴、刘二人人品学问述与长卿知道，嘱其汲引。因遂述及所制乐府并自己订正之事，长卿、怀恩听到王允、蔡邕、唐宋两太宗及陈寿《三国志》，俱赞不绝口道：“眼高千古，如此方是读破万卷书，某等皆盲人扞烛耳。”是日，东宫回宫，除寝食过宫外，每日与长卿、怀恩听素臣谈天说地、论古商今。素臣来后，三人各自札记出来，以三本参考定出一本，东宫亲笔誊写，题为《古今独解》，缄置巾笥，时出讽诵，以为枕中之秘。

倏忽之间，已是十二日，金相七日之限已满，先来奏谢，请素臣出宫，于十三日走马上任。东宫留住，大排筵宴，定素臣南面专席，金相、长卿东面合席，自己西面专席，吓得素臣俯伏在地，满身流汗，连称死罪，长卿、金相亦跪地力辞。东宫道：“古有师臣，何况储贰？《礼云》：‘将君我而与我齿让。’是凡长于寡人者皆可让以明礼，况先生齿德俱尊，本当居三老五更之列者乎？此时匆匆寡人尚未获执贽，异日拥经求教，方将隆师傅之仪，执弟子之礼，区区南面之席，岂足以重先生哉？皇上沉痾，赖先生而起，寡人方欲顿首铭恩，宁但尊以南面？寡人止此一子，先生既生死而肉骨之；侧妃怪病，复得神方，今亦全愈，功莫大

焉。先生前次为国除凶，此行亦为国弭患，身未膺朝廷一命之荣，而缺老母定省之节，弃妻妾家室之欢，干扞锋镝，披带霜露，涉险蹈危，屡濒于死以靖国难，寡人何心不以父师视之，拜稽尊之？古人拥篲迎门，长跪请教，常见史册，彼张禄、郭隗辈，犹得偃然受之，况先生耶？”说罢垂泪下跪。素臣匍匐至前，用两手抱住东宫两足，徐徐举起，痛哭而言道：“臣之于君，如子之于父，即有奔走之劳，莫酬生成之德。古之师臣亦止坐而论道，未当尊以南面也。入学齿让，宪老乞言，皆非常旷典，夙示天下，非臣一人所得，独蒙至拥篲而迎，长跪而请，则又周末处士横议之日，冠履倒置之时，非圣世之所宜有也。在昔子陵加足，尚垂天象，况敢屈殿下之膝，易南面之常乎？若不获辞，臣当碎首庭除，以全君臣之义，弗克终事殿下矣！”长卿、金相亦垂泣叩首，激切谏止。东宫无奈，只得亲扶素臣同起，令两内监掖住素臣，命怀恩代叩三首，将南面一席撤转向西，离下数尺，顺列金相、长卿之席，东宫席移向东略上，素臣半席。素臣苦辞不获，只得与金相等叩首告罪。正待入席，内监抬出一长盘礼物，内两方白玉图章，一刻钦赐翰林，一刻宫坊谕德，东宫亲手捧交素臣道：“皇上欲以太医院使酬先生之功，寡人极陈先生有内圣外王之学，不宜处以杂流，故对品改赐此职。又奏明先生欲遍历天下，熟悉民情土俗及一切利弊，然后赴京就职，大展经纶，故令宫匠刻此二章以代印信。”素臣力辞，不敢以医术进身，亦不敢当此非分之荣，东宫道：“皇上因寡人极陈先生学术，故赐此职，非以医进也。古人由耕夫渔父而即致卿相，况五品宫坊乎？”金相、长卿俱劝道：“长者赐尚不敢辞，况君命乎？”素臣只得嵩

呼拜受。东宫递过图章，指着黄金彩缎道：“这黄金三百两、彩缎百端，也是皇上所赐。”又指火浣布一匹、程乡茧一匹，道：“此圣母所赐。”素臣复行叩谢，东宫命怀恩扶起，道：“此外微物，出自本宫，俱不敢当先生谢矣。”因复取一匹火浣布、一件珍珠衫，道：“此寡人及正妃送与太夫人者，汗衫以消暑，火浣以御寒，寒暑不侵，寿考维祺，聊以表颂祷之诚也。”素臣慌忙俯伏道：“赐及臣母，敢不叩首？”叩谢起来，东宫命怀恩掖住道：“此后再不敢劳谢了。”因指一匹火浣布、两颗大珠，道：“此正妃之物，因太夫人与先生俱有火布，而正妻尚无，服不相称，故复赠此。王子为正妃掌中之珠，感先生大德保全，故以明珠相报。”复指一件珍珠汗衫、一架伽楠香，道：“此侧妃之物，因先生暑月在途，恐侵暑触秽，故以二物相赠。”复取出一方手帕、一幅锦笺，道：“寡人感德至深极厚，一切珍玩之物不足酬劳，只此二事聊以表意，惟先生谅之。”素臣接着看，帕上绣着一轮晓日，与璇姑的春风晓日图无二，不胜骇异。东宫道：“此图之样出自贵妾，奸人持原帕相赚，侧妃爱其清丽绝尘，描写下来，自制一帕。寡人见其取意甚佳，复命绣此，欲以作佩，今转赠先生，愿先生佩之，如旭日一升，诸邪皆灭，阳和普被，万汇昌明也。”复展开锦笺，却是题赠的一首七言律句，诗曰：

大德临行报一毫，纱冠宝带雁翎刀。威宣北地乾坤转，功盖南天泰华高。海上神鹰方作势，穴中社鼠岂能逃？太平无事归来日，弟与先生换紫袍。

东宫令怀恩读完，左右捧上纱帽、绛袍、金带，替素臣穿换，又递上一口宝刀，东宫亲手系于素臣腰下，道：“此

刀乃内府镇库之宝，剿除叛逆，可助先生一臂之力也。”素臣几次要拜谢，俱被怀恩掖住，至此，乘着穿换之便，慌忙跪下，感泣叩谢道：“臣受殿下隆礼深恩，旷古未有，虽肝脑涂地不能补报。但殿下诗内一‘弟’字，臣死不敢当。”东宫正色道：“先生归来，寡人实欲执弟子之礼，此字断不可去。先生自问比桓荣何如？愿先生勿复辞。”素臣无奈，再行叩谢。内监又抬过一盘，东宫摇首示意，拱三人入座，令优童演《满床笏记》，东宫一面劝酒，一面说道：“此戏无时无地无人不演，然未有切于今日者也。又先生经文纬武，丰功伟绩，如郭汾阳，而理学湛深，技术兼精过之；洪卿文章风雅，丰姿朗润如李青莲，而有实学，无酒失过之；皇甫卿前除逆党，今按九边，如龚敬，而金枝在御，琴瑟不乖过之。汾阳八子七婿，世所艳称，文先生年未三十，已举五子，且一旬而得四宁馨，尤为旷见，将来绕膝之祥，但有过之无不及也。二卿以为何如？”金相、长卿答道：“殿下所论，臣等实不敢当。至于文白其才其德，实逾汾阳，将来致福亦必胜之不虚，殿下所期许也。”素臣俯首愧谢。演至“郊遇”一出，东宫道：“文先生与洪卿之倾盖如故者，当亦尔尔。”演至“抓周”一出，东宫道：“此必名龙者，若为麟、凤、鹏、鳌，添作一出，四子同庆周期，尤足羨也。”演至“醉骂”一出，东宫道：“洪卿有此气魄，无此潦倒。”演至“醉报”一出，东宫笑道：“洪卿断不至是。”演至“跪门”一出，东宫笑谓金相：“颇闻卿妻之贤，自无屈膝之事，但于金枝之来，亦少有不平否？”素臣因把余夫人之贤，及领妾拜谢之事奏知，东宫大喜道：“古来名臣得内助之力者多，前言戏之耳。”因取金杯二只、彩缎十端，

赐余夫人，以旌其贤，金相忙出席叩谢。演至“卸甲”一出，东宫道：“文先生异日功成受赏，寡人当奏知皇上，亲为卸甲，不烦二卿也。”演至“笏圆”一出，东宫道：“二卿志之，文先生他日寿考多男，必逾于此。其有所誉者，必有所试，寡人窃附于孔子之义矣。”正本演完，三臣辞谢，东宫起执素臣之手，谆嘱道：“此行愿先生万分保重，为国自爱。”说毕泪下不止。素臣感激，泪如泉涌，金相、长卿亦俱垂泪。东宫送出殿阶，拭泪注望，素臣心痛，勉强疾趋而出。

怀恩奉旨，长卿奏闻，俱送至金相寓中。怀恩将金杯彩缎，宣旨交进，余夫人拜受讫，复将所赐素臣之物一一交清。小内监捧过一匣，内洋笔十枝、宣纸百幅、玉规一圆、金矩一曲，怀恩道：“此侧妃娘娘送与刘夫人测量之用。”又一小内监捧过两匣，一匣是五顶金紫冠、五个绣裹肚，怀恩道：“这顶大的，通身大条金龙蟠成，是大公子的；这顶是麟，这顶是凤，这顶是鹏，这顶是鳌，也都按着四位公子乳名打造的。这一个飞龙裹肚、一个翔麟裹肚是正妃娘娘亲手绣出头角，才叫宫女足成；这三个凤、鹏、鳌鱼的裹肚，是侧妃娘娘亲自一手绣成，分赐与五位公子的。这一匣金银豆儿，赐与合府婢仆顽意儿的，本要一齐面赐，因老先生谢得烦了，故命怀恩转送，并吩咐着不必谢恩，老先生可收拾进去。”素臣仍欲叩谢，被怀恩宣旨阻住，复向袖中取出五对金铃、五双绣鞋道：“这是穷太监的敬意，送与五位公子的，将来一榜中了进士，到金殿上厮见，怀恩脸上也遮着些羞。”素臣致谢，复笑问老太监并无内眷，怎这鞋绣得如此鲜丽？怀恩道：“宫中都有宫女对食，这是怀恩对食亲手做

的，因时日局促，赶慌了，做的不好，博老夫人们一笑罢了。”金相设席款留，怀恩急欲复旨，辞谢而去。金相吩咐将各赐物送进，叫太太们装做两箱，以便寄回，且令一见面。并将任信请至，更衣畅饮，交了二更，长卿别去。

素臣随了丈人、松纹，押了赐物，同至任公寓所。任夫人看着许多礼物，问明各人所赐，啧啧叹羨，叫晚香出来看过，说道：“你看皇家富贵真是不同，若无贤婿福分，焉能承受？”因看到玉图书“钦赐翰林”四字，急问：“贤婿莫非已得了官职吗？”任公拈转那一方图书道：“贤婿已受官谕之职，是一位开坊的老先生哩！”任夫人大喜道：“谕德乃入阁之基，他日一经瓿卜，即为太平宰相矣！”素臣谢不敢当。任夫人见两人俱有酒意，且已夜深，因命家人明日五更赶办酒席，替老爷贺喜，今日但取瓜藕冰茶出来解渴。素臣检出两方图章、一幅锦笺、一幅绫帕、一件汗衫，随身穿带，又取黄金百两、明珠两颗备用。以黄金百两赠任公作路费，任公欲辞，见夫人领谢，也就极口道谢。素臣就着书房中纸笔，将除凶、赠妾、医病、受职、领赏各由，并现同金相巡边，将由陕入川等事，备细修下一书，交与任公，已打三更，方才就卧。任夫人与晚香两人逐件把玩，不忍释手，直到四更方睡。次日平明，素臣冠带拜见岳翁岳母。任公夫妇回想在丰城县传闻凶信时，喜到尽情，不可言说。

素臣用完早饭即辞别，至长卿寓中，金相亦来辞行，长卿留饮，兼欲远送。素臣恐招耳目，领酒辞送。席散，金相同素臣回寓，即发限行六百里焦羽公文，令辽东各营卫官员遵照：下马之日即先看兵，兵马要强壮，武艺要娴熟，军器要犀利，队伍要整齐，盔甲旗帜要鲜明；如兵马缺额、盔甲

军器不全，轻则捆打题参，重则军法从事。发文后即昼夜趲行。素臣仍作军官装束，把东宫所赐宝刀与自己宝刀要双佩在腰，拔出看时，两刀竟是一对，其长短、阔狭、厚薄、形色固丝毫不异，细辨那精液锋芒亦不差铢黍，再看到刀柄刀鞘，更有雌雄嵌笋，一经插凑，天然合缝，喜得素臣满心奇痒，暗忖：两刀皆镇库之刀，为靳直私窃其一，至今始合耳。这一日，打尖住宿不住把玩，啧啧赞叹，不忍释手，正是：

娇娥惜红粉，烈士爱宝刀。何况剗犀兕，全凭此伯劳。得宝即丧宝，勿谓斯人饕。明珠与火布，视之如毫毛。

次日起身，只听松纹与马夫争闹，素臣叫进根问，松纹道：“昨日今日，同是这一个小被套，前站马夫肯走，这马夫不肯。”马夫道：“这被套不打紧，小爷有两个铜锤压在马背上，要抵一二千两银子重，马力如何受得起？昨日是小站，马已压伤，今日是大站，这马还有命吗？”素臣令加装铺盖，将锤换上骆驼，马夫欢喜叩谢。到下店时，素臣令松纹舞锤，松纹勉强舞了几锤，已是气喘，素臣连忙喝住道：“也算亏你的了，若是轮动不转，便该责你几下。”且道松纹小小年纪，如何舞得动这八十斤重的铜锤？因玉麟在家也如素臣一般令婢仆们打熬气力，学习武艺，松纹姊弟二人又有其父指授，故俱有些小本领，后事素臣，又传与“托压推钩揪捺鞭勒”八字口诀，并提神运气、舒筋炼膜之法，松纹因与锦囊顽耍屡屡吃亏，愈加用心熬炼，故膂力较前更长。素臣家中诸婢仆皆有过人之力，职此故也。

至二十日，已到辽东，总兵官顾名领着各营参游，都守

都指挥权禹领着十三卫指挥使，同金抚俱来迎接。金相吩咐次日清晨看操。二十一日黎明，金相上台，各员参见过，呈上册籍，先点营兵，自西过东，各按队伍齐齐摆立，却不开操，即点卫兵，登时把各卫官弁都吓得面如土色。缘卫帅权禹侍着靳直之势，平日惯吃空粮，兵原不足，加以与尹雄作对，常常厮杀，把各卫精壮些的军士弄得非死即伤，十停中只剩五七停；蓟辽总督系靳直干儿，庇护着他，每年派一次御史巡边，又都是靳直门下，受其重贿，为之弥缝，以致缺额未补。此次应派巡边各御史的职名上去，东宫属意金相压住了，没有放人；权禹却已抄有姓名，见俱系靳家党羽，甚是放心。谁料忽然差出金相，现在东省剪除大恶，不畏权势、不通关节之人来，更神速猝不及备，心里老大着忙。还靠着营里兵多，操过下来即可顶替，一面招募市井无赖，一面嘱托营员临期弥补。谁知金相却但点名，不令开操，就如青天中忽下一个霹雳，想了一会，只得硬着头皮上前跪禀道：“历来巡边大人看操，都是先营后卫，看过营操，才点卫兵，故卫兵之到每在营兵之后，求大老爷先阅营操，未将一面飞催，不敢迟误。”金相作色道：“本都院奉旨代巡，与京师大阅一体，后到者即皇亲国戚，皆得按以军法，何况区区兵卒，敢于临点不到，贵指挥统驭无术，罪不小矣！姑着立时传到，如再迟延，定按军法！”权禹，浑身汗下，磕了一个头，退将下去，吩咐两员镇抚下坛如此如此。

镇抚如飞而去，还指望金相先阅营操，那知金相正色端坐，专等卫兵听点。等了一会，各指挥目视权禹，颜色惨变，权禹情知无益，只得领着十三卫指挥，除去头盔，伏地叩首。金相大骇问故，权禹道：“末将有一段愚忱，求大老

爷详察。离此地不及三百里，有一盘山，为大盗尹雄所据，劫夺商旅，杀戮居民，肆行无忌，未将为除盗安民起见，领兵去剿，不幸反为所败，以致兵马缺额，却并未侵蚀名粮入己。”金相回顾顾名道：“地方如果有此大盗劫杀商民，贵镇何故坐视，不奏请剿除？庇盗殃民，当得何罪？”顾名忙除盔叩首，禀道：“天津人尹雄因避景府长史吴凤元之难，路经盘山，为草贼宋基所截。尹雄杀了宋基，暂据旧巢，屡求安抚，因权禹主战，故未请旨招安。从前宋基时有劫掠，正待奏闻，即为尹雄所杀，其实尹雄并未劫夺商旅，杀戮居民，求大老爷详察。”金相复问权禹：“你领兵去剿，请过旨没有？战败所损兵马军装，奏报过没有？从实说来。”权禹连连磕头道：“这是未将该死，没有上闻的。”金相复问十三指挥：“你们不奉诏旨，辄敢听从权禹拨调兵马，丧师失律，当得何罪？快把伤死过的兵马、亡失过军资，各数从实供来，片字如虚，立时处斩！”十三指挥哭禀道：“未弁们俱不敢听从调拨，是权禹领本卫兵马来剿，战败之后，抽拨去补伍的，权禹屡次战败，于败后屡次调拨，俱有文书，各卫三二百名不等，大约有三千馀名马匹军器，都有册籍可验的。”金相大怒，拍案喝道：“权禹不奏上行，擅动兵马，一大罪也；轻举挫威，丧师辱国，二大罪也；讳败不报，缺额侵粮，三大罪也。辽东本卫不过三千额兵，而调拨各卫补额之兵反过于额，同城镇将既徇情不行题参，各卫指挥复畏威不敢揭报，朝廷纪纲尽矣！本都院何敢不宣布皇灵，一为整顿乎！”喝令总兵官及十三指挥起来静候题参，将权禹捆绑，请过圣旨，发下上方剑，吩咐斩讫报来。总兵及各指挥魂魄俱丧，叩首起立。刽子手把权禹押下台去，正待开刀，

只见一匹马泼风也似的跑进营门，口中大喊道：“刀下留人！”正是：

指挥魂作白蝴蝶，镇抚血流红杜鹃。

总评

每月同房一次，即此是种子奇方，此外更无别方也。欲种子者，亦当如东宫，书之于心。

素臣于靳监后门遇鸾音，至此始应，一肚疑心方始消释。素臣之神鉴远虑，进露满纸，如夜明之珠，其光奕然。

不医病则已，一医病亦必牵连而来，且青面白面，疑神疑鬼，非平常病情之比，如此方是奇书。

青面白面，奇之至矣，而疗治之方不过补肺实脾，毫无奇药。以平药治奇病方是良医，以平笔写奇情方是妙文。

札记素臣论述，为后文经史要义及宣成大家宫闱讲义伏脉。黄河之源始于滥觞，读此书益信。

谕德者，谕太子以德也，以此为素臣初官最合，此外无论院使，即翰詹科道，皆无足褻越素臣者矣。

赐春风晓日图，亦为后文赐图伏脉。有前笔必有后笔，有后笔故有前笔，连属回环，尽泄古文之秘。

赐诗抄旧，可谓青出于蓝，而以此埋根，伏后废置缉拿之脉，尤为匠心经营。

《满床笏》已三演矣，一置论，一不置论，此则复论而与前论无一句一字相同。前系各人各论，此系一人独论，亦不相袭，此又特犯之一法也。

东宫云：文先生他日寿考多男必逾于此，又为后文伏脉。狮子戏球，浑身勃跳，尽数其解数固不可得，汾阳实八子七婿，戏本皆误作七子八婿，此固不然，岂国初或宫廷定本独真邪？

铜锤压马，并令试舞，又为后文伏脉。

不先操营兵，是早知权禹缺额冒粮之故；戮一权禹，不特除阉人之牙爪，且风行九边矣。此素臣神略，固非金相之所得预。

第一奇书野叟曝言铸字卷十三

第八十九回 摇国师束身双阙佛法无灵
指挥传首九边皇威有赫

马上之人却是一个番僧，把权禹留下，竟奔上台向金相举手道：“皇甫大人请了。”金相问顾名此是何僧，顾名道：“此封护国国师，乃大国师札巴坚参徒弟扎实巴。”金相举手道：“国师此来何为？”扎实巴道：“权指挥谋勇俱全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兼系贫僧徒弟，特来求情，贷他一死，令其戴罪立功。大人若不放心，贫僧愿出本，以合寺僧人保之。”金相道：“国师差矣，本都院代天巡狩，今日请旨除奸，法在必行，何情可求，何僧敢保？”因见那两个镇抚跟随进营，知是他去请来，喝令捆绑，各打四十，将权禹速行斩首。军士吆喝一声，将两镇抚捆绑下台，打得血肉俱飞，台下三声炮里，早把权禹斩首，提上台来请验。扎实巴老羞成怒，指着金相大骂道：“你这坏坯，好生无礼！你不听情，已自可恼，更把两员镇抚捆打，扫咱面皮，咱今日就拚了你罢！”直奔上前，来扭金相，顾名及各营卫官员慌忙拦

住。金相大怒道：“你这秃厮，擅敢护庇权禹，阻挠军法，本院立即题参，看你那佛法利害，还是王法利害！左右，快把这番僧撵下台去！”札实巴道：“你敢参咱，咱少不得也有参本，看是王法灵、佛法灵罢了。”各官死力解劝，军牢等齐声吆喝，札实巴只得下台，负气回寺。金相停了看操，回衙要了各卫抽拨的文册，写本奏闻，当日即草就檄文，招安尹雄。

素臣星夜前去，于二十日午后到山，将檄文与尹雄夫妇看过，备述别后之事，尹雄喜极，同着飞霞感激叩谢，大排筵宴，畅饮剧谈，席散即写降书料理起身。次日，留下飞霞及二员头目、一二十名喽啰守寨，其余俱赴辽东受抚。二十四日至辽，将兵马扎在城外，带着十员头目入城，素臣进衙说知，金相传集各营卫官坐了大堂，同着受降。尹雄进见，递上降书，并兵马钱粮花名数目清册，金相赏宴，令两员指挥陪席，定下犒单，赏给各头目边喽啰花红牛酒。

二十五日黎明，金相复至教场看操，各卫兵将并无出色人员，只营里有一员游击、一员守备，弓马都还去得，赏了一面银牌、一匹缎子。然后叫尹雄上去，先考步箭，次考马箭，次考枪法，马箭步箭箭箭俱中红心，一枝枪神出鬼没，更是惊人，连各营卫军兵不知不觉的齐声喝采。金相大喜，向顾名道：“你是统兵大帅，不便比试，致损威望，参将以下各员俱着与尹雄轮流比武，以凭奏报。”顾名传下令去，尹雄稟请：恐有伤损，求各去枪头，包灰比试，金相允诺。营卫各员面面相觑，没个敢当先出马，金相令顾名按着名册，自下而上、由卑及尊，不许一员退避。顾名在台上唱名，各员只得应名而出，那知出马的都只三合两合，不是胸